

“最美中国”丛书

苏北
夕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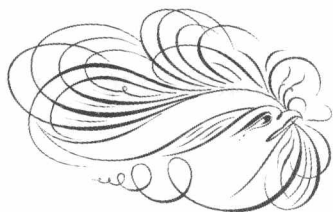
最美的文辭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013044601

H15
78



“最美中国”丛书

最美的文辞

苏 北 著
七 夕



H15
78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52178

10873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的文辞/苏北,七夕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12

(最美中国丛书/莫幼群、江泓主编)

ISBN 978-7-5650-0612-8

I. ①最… II. ①苏…②七… III. ①汉语—文章学 IV. ①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7938 号

最美的文辞

苏 北
七 夕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霍俊棣
郭娟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 张	10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 数	134 千字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 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612-8

定价: 26.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赵 焰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比如说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即对待人生、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的思维模式；善于协调，讲究秩序，在人伦日用中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中国文化的源头如此，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包括汉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遵从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神的人生价值观，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种庸俗无聊



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蹈，或怡然自适，或回归自然，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可以说，这些朝代，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最开人们心智、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从审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的观照，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主题得到了提升，感悟与生命同在，境界与天地相齐，一种深远的“禅意”油然而生……从总体境界上来看，这一阶段的各类艺术形式，因为主题和境界的破对立、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感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艺术的想象空间越来越逼仄，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

“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近现代之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连连，再加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渗入，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传统的艺术精神更进一步沉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实用主义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术精神缺失，艺术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首，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士大夫精神更是变身为犬儒主义。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战乱，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肤浅：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布衣青衫变成了披红挂绿，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洁身自好变成了争相取宠，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幽默风趣变成庸俗不堪……如果说是与非、美与丑是人类最基本标准的话，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基本标准都在丧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也分辨不了美与丑。“文革”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而到现在，似乎是一场“群魔乱舞”的电视春节晚会代表着最高艺术水准。这样的现象，又何尝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那么，以我的理解，当代教育最大的问题，甚至不是传统丢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的缺失。很多年来，人们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不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很多人将美当成丑，将丑当成美，从而失去了美的方向性。这一点，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对于生活没有感觉，对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功利，只是物质，只是金钱，只是对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判断。这些人不仅仅是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别力，以及对于艺术、心灵的觉察力、感悟力和理解力上，同样表现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识。这样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

育缺乏美育，缺乏精神导向的结果。一个人的审美，是与道德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的缺失，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慧的缺失。一个对美缺乏判断力的人，很容易在人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主义、工业主义所奴役，成为过度现代化的牺牲品。在很多时候，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匮乏的机器。

现在，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这一套书的第一辑共十本，它们分别是：《最美的思想》《最美的品格》《最美的女性》《最美的诗歌》《最美的文辞》《最美的书画》《最美的宝藏》《最美的乐舞》《最美的风物》《最美的民俗》，旨在“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

上个世纪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五育”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先生还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在蔡元培看来，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并且相对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为人接受。通过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培育出向上的力量。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美的熏陶，有对于美丑的正确判断，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并且，美与是非，与善恶，与道德，与人类的心灵，与这个世界的根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一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

也许，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目 录

谋虑和战争	(001)
皓皓之白	(004)
无边的想象	(007)
长门之哀	(012)
贤臣的良言	(015)
为赋新辞强登楼	(019)
那些旷达的忧伤	(022)
危世中大写的人	(026)
百善孝为先	(030)
田园山水之间的安乐	(033)
才子的绝唱	(036)
两岸猿声	(040)
一枝之上	(043)
少年心事当拿云	(047)
好为人师	(050)
知识分子的檄文	(053)
净土的追寻	(056)

醉翁之意	(059)
逝者如斯	(062)
此情可待成追忆	(066)
英雄，英雄	(069)
侠义的高蹈	(074)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081)
闲情与痴情	(087)
月亮代表我的心	(091)
美丽的遗憾	(094)
书非借不能读也	(097)
一帘幽梦	(100)
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104)
茶如人生	(113)
冲淡为衣	(118)
听沈从文说话	(123)
寂寞孙犁	(128)
有关季先生的趣事	(131)
大淖里流云	(136)
无比的苍凉和寂寞	(143)
好书相伴	(148)

谋虑和战争

《左传》，相传为春秋末年轻丘明所著，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为春秋三传之一。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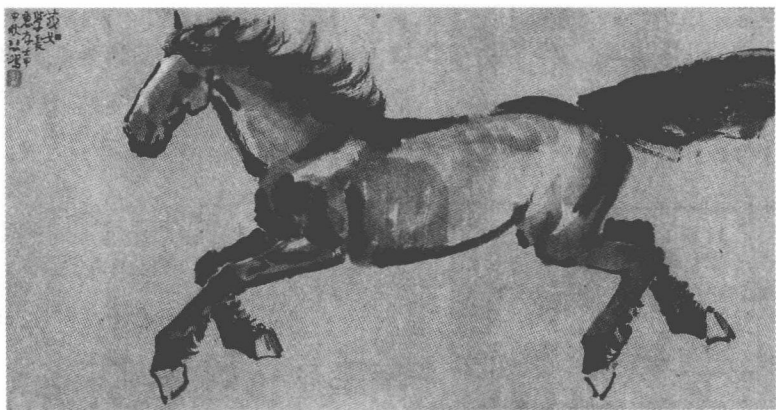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曹刿论战》）

读了《左传》才知道，战争题材在古代就可以写得这么好。本文就是一例，详略得当，有声有色，不是兵书，胜似兵书。胜在何处？言辞简练优美、情节引人入胜，虽为史书，却有小说的意味。所以研究《左传》不仅要研究历史，还需要很深的文学造诣，甚至加上朴素的哲思。

本文是《左传》的代表之作，描写的是齐鲁之间的一场战争。第一段写战前，曹刿请见庄公并与之讨论，进行政治和军事的准备。面对齐国的进犯，曹刿主动请求晋见庄公。乡人善意地劝说他不要去参与“肉食者”的事，曹刿却坦直地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与乡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肉食者”和国事的冷漠态度相反，曹刿表示出对“肉食者”的不信任并积极要求参与国家的决策。曹刿与鲁庄公围绕“何以战”的论题进行了严肃的对话。鲁庄公心无成算，对曹刿郑重的询问做不出爽快切要的回答。他先提出“衣食”的分配，“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又说到神灵的祭祀，“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前者不过是对百姓的普遍施予，无关战事全局；后者是例行的礼节，并非对民众的真诚许诺，因此二者皆为曹刿所否定。唯有最后在庄公提出治理讼狱“必以情”的一点，曹刿认为“忠之属也”，还算是尽心务实的一项，认定“可以一战”，并随即提出直接参战的要求。



第二段写两军交战的实况。这一部分作者笔墨不多，但是鲁军如何进攻、追击，齐军如何败北、溃逃的情形如在眼前。曹刿适时选择战争的时机，采取了后发制敌、以智取胜的战术。当鲁庄公急于攻击时，曹刿及时制止：“未可。”直至齐军三鼓之后，勇气衰竭，他才表示：“可矣。”鲁军果然击溃齐军。在追击的问题上，曹刿制止了庄公的鲁莽，确察虚实而后动，待下车察看齐

军车辙的轨迹、登轼瞭望齐军麾帜旌旗之后，才果断地追击。此战鲁军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长勺之战”，“一鼓作气”这个成语从此诞生了。

第三段，用补叙笔法写曹刿的战术选择和克敌制胜的原因。这部分其实是全文的重点，它展示了曹刿作战指挥智勇双全的特点。“夫战，勇气也。”齐军三鼓，鲁军并不应鼓而动，齐军激发起来的勇气没有得到相对的呼应，反而很快由亢奋转为衰惫。曹刿运用了这种士气和心理的变化，号令鲁军，适时出击，一举得胜。在追击时，警惕“大国难测”，细致分析，实地侦察，确证齐军是败溃而非诈退，也是扩大战果、稳操胜券的重要因素。这段文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第二段战事实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

从文学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这是一篇记述战争的佳作。作者取材精到，构思落笔立意高远，在记录史实的同时，又于行文中刻画了深刻的人物形象。全文叙事清楚，详略得当，人物对话准确生动，要言不烦，是《左传》中脍炙人口的名篇。曹刿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人物。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智谋和指挥才能，作者对他的钦羡，都蕴含于精心的描写之中。文中多记曹刿简短、果敢的言行，表现出一名出身下层而深谋远虑的谋士的精明干练。曹刿的责任感、勇气和智谋引起了许多敢于担当的人的共鸣。其实并不富裕而又毫无成就的我，心理失衡的时候，也经常很妒忌地说，“肉食者鄙”，曹老先生若有知恐怕也会被再度气死了。

皓皓之白

汉代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楚辞·渔父》）

有一种人，被称为智者，主张乱世之中保存自己，可以顺应天物，可以随波逐流。他们认为命运中能够被自己掌握的毕竟只有很少的部分，所以只能去适应自然、适应社会、适应规律，尽可能地减少损失，这其中也包括自己的情感。对于个体来说，这种观点其实也无可厚非。但还是有另外一种人，他们坚持理想，杀身成仁，明知不可而为之，这种人被称作仁者。做智者还是仁



者，一直是文人的千古之辩。但楚国大夫屈原无疑就是一个仁者。

屈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政治家，他对于社会、对于人生，都有自己一种很美好的看法，而且为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一直在奋斗。他的被流放，实际上是他奋斗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失败。故国处在危难当中、个人事业又逢挫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厄的境地下写出了《渔父》。



文中所述的是，屈原被放逐之后，在江湖间游荡。他沿着水边走边唱，脸色憔悴，形体容貌枯槁。渔父看到屈原便问他说：“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屈原说：“世上全都肮脏只有我干净，个个都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渔父说：“通达事理的人对客观时势不拘泥执著，而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既然世上的人都肮脏齷齪，您为什么不也使那泥水弄得更浑浊而推波助澜？既然个个都沉醉不醒，您为什么不也跟着吃酒糟喝酒汁？为什么您偏要忧国忧民，行为超出一般与众不同，落到被放逐的下场呢？”屈原说：“我听过一种说法，刚洗

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尘土，刚洗澡的人一定要抖净衣服上的泥灰。哪里能让洁白的身体去接触污浊的外物？我宁愿投身湘水，葬身在江中鱼鳖的肚子里，哪里能让玉一般的東西去蒙受世俗尘埃的沾染呢？”渔父微微一笑，拍打着船板离屈原而去。口中唱道：“沧浪水清啊，可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水浊啊，可用来洗我的双足。”便离开了，不再和屈原说话。

渔父的意思是，社会既然如此，何苦这么执著呢？要有能力来适应它。适应它，处境就会好起来，至少不会处在危险的境界里。而屈原的主张是，我的社会理想、我的政治理想、还有我自己人格的追求，不能够为一时的名利或者是外界的诱惑、压力所动摇。我要坚持。这两种声音化为两个形象，也就成了智者和仁者的对话。

很多学者认为渔父是个虚构的角色。而我认为渔父是不是真的存在并不重要，《渔父》表现的其实是屈原自己内心的一种矛盾，和在矛盾面前，自己最终的一个抉择。其实无论是仁者还是智者，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无论是随波逐流还是杀身成仁，无论外在的表现如何，知识分子都需要坚守自己的理想，都需要保持自己的气节，都需要建构内心的境界。“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无边的想象

庄子，先秦哲学家、文学家，以寓言散文著称，是先秦诸子道家的集大成者。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燔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